

科桥文库  
残雪小说展示

残雪从一个似乎是病人膏肓  
的世界里创造了一种象征的、新鲜  
的语言。

美国《纽约时报》

残雪 / 著

# 在幽冥的王国里



# 在幽冥的王国里

残雪 / 著

民族出版社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在幽冥的王国里/残雪著. —北京:民族出版社, 2000. 1

(残雪小说展示: 第四)

ISBN 7-105-03759-8

I. 在… I. 残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6450 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)

友谊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5.1875 字数: 128 千字

印数: 0001—10000 册 定价: 12.80 元

---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(总编室电话: 64212794; 发行部电话: 64211734)

## 自序

有这样一种舞蹈，它不是出自编导的构思，也没有事先的情节安排，演员们的灵感启动全部以一种神秘的氛围的诱导作为媒介。这种舞蹈居然可以产生令人震惊的，然而又充满了内在的和谐的效果，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艺术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。当我们抛开我们那陈腐的自信，赤身裸体面对艺术的时候，才会发现，那无比遥远的距离，那黑暗中涌动咆哮的泥石流，永远是人类的不解之谜。我信仰的是一种神秘之物，我用有点神秘的方式来实践我的信念。这在当今的世界里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。任何时代里都有那么一些人，他们是那么地热爱充满了物欲的世俗生活，但他们更爱那虚幻纯净的自由境界，当二者发生冲突，无法决定舍取时，这种人往往会“沦为”艺术家，将一生耗费在两极之间的奔忙上头。

人不但可以为艺术而艺术，人还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变成艺术，在失去一切的同时通过曲折的渠道重新获取一切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黑暗灵魂的舞蹈是无比空灵的精神舞蹈，它的力量却来自于生命从世俗中获取的能量。在这样的境界里，人必须具有让两极既分裂又统一的气魄，才能产生那种奇特的律奏，将这一种冥冥之中的舞蹈持续下去。很显然，这样一种舞蹈只能属于可以分裂自身的那种个体。而舞台，却是那么的广阔，它就是我们的世俗生活。人只要还不甘心让自身的精神死灭，他就有可能加入到这种舞蹈的欣赏中来。也许每个人的能量有大小，但参加者都可以领略到那种久违了的风景。

艺术化了的生活是一种最为模糊和暧昧的生活，人一旦失去遮蔽与身份，大千世界就展现出无穷的神奇魅力。有一个错综复杂的侦探故事围绕着人，人站在故事的中心，每时每刻面临着突围。也许这个阴森暧昧的故事就是灵魂的崭露，人只有在一次又一次的拼死突围中，才能不断刷新故事的时间。而读者，读者可以做什么？读者在倾听那种故事的时候，他周围的一切会逐渐起变化；有那么一天，他终于会发现自己已站在了故事的中心，而只要他行动，就会结出时间的果子。

一个世纪马上就要过去了，我渴望在新世纪里获得一些新的读者，在此我想对未来的他们讲一些话。很多人说残雪的小说难懂，残雪愿意在这里提供一些线索。

残雪小说的阅读需要这样一些素质：他应当受过一定的现代艺术的熏陶，并具有较敏锐的感觉，因而可以冲破中国传统审美观对自己的钳制，在阅读时进入某种自由的空間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一个有艺术形式感的人；他应该可以彻底扭转传统的、被动的阅读欣赏方式，调动起内部的潜力，加入作者的创造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一个没有丧失想象力的人；他应该在脑子里彻底清除“文以载道”这种古老文学样式的影响，像看三维画一样对作品、仅仅只对作品做长久的凝视，在凝视过程中去发现内部隐藏的、无比深远的结构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一个具有虚无纯粹境界的人；他应当具有自审的精神，因而能顺利地破除那种以外部审美的定势，从相反的方向去试图进入作品，也就是说，他是具有一定自我意识的现代人；他应该用“心”而不是光用眼来阅读，这样，他的阅读就不会停留在遣词造句的表面，他的阅读会穿透词语进入核心，这时他将发现词语有着他平时从未发现过的功能，

这些功能同传统的功能完全不同；他也会发现，残雪小说对词语的讲究是一种反传统的讲究，也就是说，他是懂得语言的现代功能的人。也许这个读者的标准太高，也许一点都不高。我在生活中看到，许许多多的人都具有以上的潜质，只不过没有遇到适当的机会将其发展，而现在，残雪的作品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。有很强的排斥性的残雪小说同时又是向每个人敞开的，每个人，无论高低贵贱，只要他加入到这种辩证的阅读中来，他就会在感到作品排斥力的同时又受到强烈的吸引。残雪期待同谋者的出现。

在世纪末国内文学界高喊“回归”口号之际，在天朝心理冲昏了一部分人的头脑之时，现代艺术思潮仍然在人类精神的前沿默默地荡漾着，那是永恒之水，它涤荡净化着人的灵魂。已经失去旧的精神寄托，但又不甘堕落，仍要追求精神生存的人们，是不会讨厌与这种艺术产生缘分的，这样的人会走近残雪。也许在开始会有些难，因为人的习惯是最可怕阅读障碍；因为人必须反对着自己那些观念，让感觉在重重迷雾中脱颖而出；也因为人在阅读时找不到习惯的参照物，他惟一可参照的就是他的“心”；更因为这样的作品不会给人带来传统审美期待的愉悦，人的神经得不到抚摸，反而会无比困惑，甚至痛苦。但打破旧的惯例，突出艺术感觉，发挥“心”的创造力，通过自审的困惑与痛苦来解放灵魂，不正是做一个现代人所需要的修养吗？我相信对那些看重精神的读者来说，残雪的小说决不会令他们失望。

什么是现代人？现代人就是时刻关注灵魂，倾听灵魂的声音的人。残雪的小说就是在关注与倾听的过程中写下的记录，这些记录在开始时还不那么纯粹，还借助

了一些外部的比喻，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，它们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变得纯粹了，于是所有的比喻都来自内部了。纯粹不等于单纯，灵魂又是无限丰富的，不可预测的，它的色彩的层次有时会令人感叹不已，它的结构形式更是异想天开。只要读者停留在小说世界里，总会有出其不意的联想不断发生。残雪前面的艺术之路还很长，我相信这样的小说会以它的执著，它的一贯性，它的国人不太熟悉却又可以领悟的很深的幽默感，它的意象的丰饶，它的与常规“现实”对立的叛逆姿态，它的独特的、无法模仿的文风，赢得读者的心。

当一种源远流长的古老文化已经变得山穷水尽，当闭关自守、近亲繁殖只能产生大量的痴呆儿，当文化本身的致命缺陷已使得很多人将它彻底唾弃，而自身沦为野蛮人之际，输血、嫁接和移栽就成为无比迫切的事情了。于有意无意之间，残雪的小说成了移栽的成功例子——异国的植物长在了有五千年历史的深厚的土壤之中。这样的植物是很怪的，非中非西，无法归类。这样的植物连外国人看了都觉得新奇，因为他们本国长不出。那么这个植物究竟有何优势，生命力是否比本地植物更强，更能抗疾病呢？时间自会得出它的答案，读者也会得出各不相同的答案。不管怎样，让实践来检验这些作品吧。

残雪

1999年12月28日于长沙

## ▶ 痕

痕在他那间有些简陋的木板房里睁开眼，打着哈欠，懊悔之情又一次涌上心头。近十年来他几乎每天都为这种心情所笼罩。这一次是为昨天下午出去找野菜的事。

山就在对面，痕没事就爱去那里面，有时是去捡点蘑菇野菜，有时只是看来看去。昨天下午天高气爽，刮了几天不息的风突然静了下来，痕无端地觉得自己应该去山里转一转了。他记起前不久吃的那种称为“野蒿头”的野菜，十分爽口，于是提了一只小篮迈步出门。

上山的小路又陡又窄，而且仅有一条路。痕攀住路边的乱藤和野草往上爬，毕竟已年近五十，动作不那么利索，一会儿他就气喘吁吁了。正要在草丛里坐下，抬眼看见前头有一打补丁的屁股出现，从身影看那人似乎比他老得多。痕重新迈动僵硬的两腿，紧紧跟上，一直到了山顶，才大汗淋漓地与那老者一同停下来。

老者的样子并不好看，三角眼，无眉，一脸贼相，手执一把明晃晃的镰刀，使痕不由得顾盼四周，打了个寒噤。

老者盯着痕的眼睛说道：

“在这荒山野地里，如果我杀了你，然后挖坑埋了，上面铺些乱草，便便当当，完全不会有人知道的。我早就认识你，对你这种人早厌烦了。过去我们一年当中至少有一两次谋面，有时在路上，有时在人群里，难道你就这么健忘？我真的对你这种人厌烦了。”他扬了扬手中的镰刀，威胁地向前跨了一步。

“你并不要杀我，”痕故作镇定地说，虽然腿子禁不





住发抖，“你这么大的年纪了，杀起人来也费力，更不要说埋一个人了，何苦呢？我对你又毫无妨碍，我差不多等于水面上的一个气泡，山上的一棵草（他一急就乱打比喻）。真的，我只是今天下午出来找野蒿头作菜吃，完全没想妨碍你，你看，这是我挖野菜的篮子。”他觉得自己后面一句话简直有些故作天真的味道，随之好一阵后悔。

“那么我就饶了你。”老者收了镰刀，仍然盯着他看，脸上不无鄙夷之色。“像你这种人，胆量这么小，对自己的性命又看得特别要紧，根本不该来这种地方。你该听说过最近两天老虎吃人的事了吧？这一带有三只华南虎出没，吃了两个壮年人，还是好好呆在家里为妙。刚才我看见你爬山的模样了，窘迫得很啊。这是何苦呢？你看见天气好，风又停了，于是不安分了，跑到这山上来。你们这种人总是这样不安分，胆子又小，把自己的性命看得要紧得不得了。如果在前面的草丛里被人捅一刀子，或用那种砍柴的钩刀钩一块肉下来，你会作何感想呢？这种事轻而易举……”

他还在说下去，痕几次抬脚要走，又慑于他眼中的凶光没敢动挪。

“请问您的家在什么地方？”痕卑屈地挤出一个讨好的笑脸。

老者不屑于回答他的问题，继续说道：

“……干脆就呆在家里不要动，到村子里打油买米之类的事全让你老婆孩子去干，出头露面是十分危险的。看见山下那口塘了吗？有个和你差不多的人每天在塘边溜达，结果上星期中了埋伏，夹子夹住了他的脚，败血症完蛋了。我亲眼看见猎人安置的夹子，那人就藏在路边，这类事层出不穷。你以为我在恐吓吗？”

痕呆立原地，老者首先走掉了。

他神情恍惚地从原路下山，东张西望，连一株野蒿头也没找到。抬头看看，满天乱云，太阳光也不似出来时那般亮，一只啄木鸟叩击树干的声音竟使他毛骨悚然了好一阵。直到下了山才看见几株野蒿头，连忙弯下腰采了放进篮子，叶子黄黄的、瘦瘦的，完全不能做菜。

下了山，看见熟悉的田野，和村里的农夫，才又懊悔根本不该去采野菜。如果做些别的，比如说，坐在塘边钓鱼，不就遇不上那凶恶的老头了吗？说不定还钓上一条鱼了呢！而现在，无故地被惊吓了一回，又没采到野菜，完全是自己的错误。他这样打比喻时，忘记了自己从来不喜欢钓鱼的事实。

回到家，女儿正从学校回家，高兴地说：“爸爸去秋游去了呀！”

痕慈祥地笑了笑，他当然不会将遇见一个恶人的事告诉任何人，免得讲完了又后悔。他将手中的篮子往门角一扔，若无其事地坐下来编草席。

现在痕一边穿衣一边想：那老者的话究竟有几分是真的呢？如今外面杀人的事真有那么多种吗？这些年来，他已习惯于不去别人家里了。除了去没人的山上，一月一次到村里买米，买煤，偶尔为家里买些笨重的东西，他基本上是坐在厅屋里编草席。他给自己做了规定：每天六小时工作，三小时吃饭，三小时看“编织技术”，四小时“闲散”，八小时睡眠。有时也有客人来，自己村子里或邻近村子里的人。每逢来了人，他总不免本性难改，一个劲地吹起牛来，将自己编草席的技术吹得神乎其神，喻自己为世上独一无二的神手。这种时候，客人毫无例外地也斜着眼，很不耐烦的神气，痕则提高了嗓门，硬着头皮



吹下去，心里恨不得给客人一记耳光。客人一走，痕就愤怒地关上门，吩咐妻子：“以后不要放这家伙进来，就说我不在。”仍坐下编草席。

客人一天天少下去，痕也习惯了。

只有景兰每月来一次。景兰是痕最老的朋友，两人几乎无话不谈。景兰谈话十分讲究艺术，拐弯抹角，朦胧而晦涩。他将痕称为“了不起的织手”，“非凡的创新者”等等，但从不使用“世界之最”这类字眼。痕注意到了景兰的态度，有点耿耿于怀，但还是与他聊天，一聊，又免不了吹牛。所以每次景兰刚来的时候痕都不反感，走的时候痕却十分愤怒，将门“呼！”地一关。

刚吃完早饭，景兰就来了，来了便坐下。

“听见老虎吃人的事了吗？”景兰开口道。狡诈地眯着眼，被太阳晒黑的双颊不停地咀嚼什么东西。“传得满村风雨呢！”

“我是从一个恶人口中得知的，那家伙用一把手枪抵住我的后脑勺，给我讲了这件事。”痕不知不觉瞎编起来，“如今我对出门的事越来越厌倦了，真恶心啊。你想，我不过是去那边山上散一散步，就遇上歹徒，那家伙一直尾随我，后来看见没什么油水可捞，才悻悻地走了。这样的世界，出门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真不该出去，可是每月还要买米买煤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尽量避开熟人，现在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。”

“可是还有收房租的，他每月来找你，和你谈编织方面的事。”景兰挑衅地说道。

痕不由得皱了皱眉，记起上次吹牛的事。

“是的，那蠢货的确和我谈过，那又怎么样，很多人都和我谈过，我说了同样的话，对你也没什么例外。我想

说便说。”他忽然大发脾气了。

“我是很钦佩你的技术的，我缺乏你的才能。”景兰心平气和地说，末了又加一句：“我听说老虎专吃胆小的人，如果迎面走上去，它们反而不感兴趣了，有没有这种事呢？这村里什么样的说法全有。”

“恶人用的是一支‘五四’手枪，还蒙着面。你想，我不过去散散步，这世界真险恶啊。我现在有时很讨厌别人来我这里，最好谁也别来。”

“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总是有怪癖的嘛。我记起一件事了：你不反对我来你家吧？”

“你说到哪里去了，当然你是例外。”痕连忙说，不自在地将手中的杯子在桌上推来推去，他的妻子连忙走过来说：“老景是例外，我们欢迎你来。”

一边说着些外面的传闻，景兰又夹带着重复了先前的老生常谈，将痕称之为“极有创造力的”之类，然后站起来告辞了。

这一次痕特别生气，竟骂起老朋友来，而且用了“钻营”这样的字眼。

“你知道他为什么总来吗？”妻子说，“一个朋友告诉我，他来这里是为了剽窃你的技术，最近他也编起草席来了。”

“我早知道他是个庸庸碌碌的家伙，他如果学得会我这一手倒有救了。这家伙骨子里是个骗子。还记得我们和他是如何相识的吗？就因为他骗了我们，我们才与他做朋友。”

“那你还理他？”

“因为习惯了。来了一个人，我便忍不住旧病复发，说起老一套来，其实谁又有兴趣呢？他们都认为我发疯



了。”

“大家总是根据买卖做得怎么样来看人吧，你的草席卖得平平常常，当然只好孤芳自赏。你不要理那些人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理过那些人了？你以为向他们吹牛就是理他们吗？谁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呢？”

痕坐在家里编了十多天草席，又要出去买米了。

走到村口，远远地便看见粮店门口排着长队，村民们的脸面都一致转向他来的方向。痕停住脚步，不想去加入那一伙了。但一想到家里中午没米下锅，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。

他排在最末尾，注意到大家都在躲躲闪闪地打量他，他也知道这是大家一贯的态度，可就是没法习惯，于是翻着白眼看天。忽然，在队伍的前方有一张十分熟悉的面孔闪了一闪，使他周身发起热来。他连忙躲到前面那位身材高大的老头背后，避开那个方向的视线。那个人是谁呢？

匆匆地背了米往回走，边走边回忆，慢慢地记起了十多天前遇见的三角眼老头。原来那人就在村子里，为什么他从来没见过呢？也许他是谁家的亲戚？怪不得他去买米时大家都朝他看呢？想起这事便使他有种非常讨厌的感觉，幸亏这感觉的时间不长，因为他早就学会了“豁出去”的对付方法。走到村头的茶馆，将米放下来歇息。茶馆老板娘搭拉着眼皮，装作没看见他，他也装作没看见她，摘下草帽来扇风。

“痕师傅，他们说你在山上编草席，这是真的吗？”一个嘹亮的少年的嗓音在背后响起，使他一怔。

“是有这回事，”他冷笑着回答，“还遇见一只华南虎呢！”

“那它不吃你吗？真可怕呀！”少年天真地瞪大眼。

痕知道他在演戏，这村里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有这种古怪的本性。

“华南虎从来不吃胆小的人，你还没有听说过吗？真是孤陋寡闻！”

“我的确有点孤陋寡闻。”少年嬉皮笑脸地走掉了。

老板娘仍旧搭拉着眼皮在打瞌睡，痕盯着自己的两条瘦腿发呆。

村路弯弯曲曲，两旁的稻田黄灿灿的。他费力地走着，分明感到自己正在走进一个巨大的塑料袋里去，那袋子正在慢慢收口，里面的氧气还可用两小时，所以他要节省用。

“刚才来了一个收草席的人，看了你的草席，愿意出高一倍的价钱呢！”妻子接过他背上的米高兴地说，“我没有立刻答应他，说要等你回来商量，我想这也是一种策略，你看怎样？哈，有了钱，我们首先雇个人来背米，你就用不着外出了，有时间就去山上游一游，该有多么好。”

“那人什么时候再来？”痕擦着汗着急地问道。

“晚上。你要洗个澡，收拾一下，显得我们是有身份的人。”

“我就这个样子，他想要就要，不要算了！”痕嘴上很硬，心里不免有点怯。“村里来了一个新家伙吗？”

“哈！那老家伙，租了老良的房子开铁铺，前天，想赖房租，和老良两口子大吵一架，就亮出刀子来要杀人，真吓人。”

入夜时分收草席的来了。买卖并不如妻子期望的那样好，讨价还价了很久，对方仍只同意出比现在外面的价格高一倍的价钱，不过这样痕也相当高兴了。于是痕



让他买去十床草席，都是那种古怪图案的，形状也不太像草席，有的竟中间缺了一块，很不适用。中间缺了一块的这床他从未拿出来卖过，知道别人不会接受，而这一次，一时冲动就拿出来了。那人不动声色地点了数，一一捆好，然后挑着出门了。痕从窗口望去，看见他并不朝公路方向走，却走到对面山里去了，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奇怪。山里面黑糊糊的，路都看不见，他打算怎么个走法？

“一共五百块，我没想到会有这些钱。你以后可以少编一些了，他说了每月要来收的，我们还可以抬价。”妻子高兴地扬着手中的钱说，说完赶紧将钱藏在枕头底下的一个布包里，警惕地看了看四周。

痕在窗口看了很久，想等那人从山里往回走，但那人始终没有回来。他知道这条路只能通往山里，那么肯定他是到山里去了。这是一座荒山，山上仅有这一条不成形的小路，就是白天里，也只有熟悉地形的人才去山上，夜间从来没人敢去，怕迷失在里面，也怕野兽。痕越想越觉得此事蹊跷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于是问妻子注意过这人的长相特征没有，妻子说没有，因为他长得太平常了，和那些收购草席的贩子没什么两样。痕又记起，他竟没有向这个人吹嘘自己的编织技术！这可是生平第一次，为什么会忘了呢？就因为他不曾问起！平时，无论什么样的客人来到他家，总少不了问起他的编织技术。一问，他就开始吹嘘，一吹就忘乎所以似的。而这个人，似乎与他心心相印，又似乎与他有什么默契，反正他有这种感觉，才拿出中间缺一块的草席卖给他的。整整一晚上，他连想都没想过吹牛的事！

痕很兴奋，走到厅屋里打开灯。编起草席来。妻子催了几次他也不去睡，脑子里不断地将发生的事走马灯似

的演了又演，反复地在心里与那收草席的和那凶恶的铁匠对话，设想种种的遭遇，今后可能发生的种种变化，直到黎明时分才进屋去睡。

第二天，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和单调，就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一样。他让妻子进村去探听，看看村子里可有什么传言。过了一会儿，妻子回来了，告诉他没有。他便在心里讥笑自己竟然神魂颠倒起来，太不像话，于是又强制自己履行作息时间表，装作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。

妻子对于他的举动心领神会，也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。他们俩都在心里存着那个疑惑：谁知道那收草席的人靠不靠得住呢？世上的怪事谁能预料？

不声不响过了些日子，景兰又来了。

景兰是看见过他那些古怪的织法的，今天一进门就谈起他那床中间缺了一块席子，弄得痕警惕起来。

“我对于你的改良织法有了一些新的想法……”

他侃侃而谈，又是那陈腐的一套，自己却以为发现新大陆，言谈中还不知不觉地要凌驾于他之上。

“我已经将那床席子扔进垃圾站了。”痕打断他的话，傲慢地眯着眼，“我一直在想，你干这一行太委屈了，靠这行当养家也太困难。我嘛，反正已经老了，无所谓。这一行是不会有有什么出息的。”

景兰做作地瞪大双眼，痕又从他脸上看出村里人那种古怪的表情来。“狗改不了吃屎。”他想到。

“然而事业呢？一个人，尤其男人，没有事业心算个什么东西？另外还有荣誉，还有谁比你更看重它呢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口里不说并不等于不知道，我们要实事求是。”





“这编草席，实在也算不了什么事业，我只不过是喜欢吹一吹牛罢了，谁又当回事呢？就连你，也是在嘴上附和而已。”

“你怎么怀疑起我的诚意来……”景兰做出吃惊得说不出话的样子，继而又转为愤怒，站起来一言不发地告辞了。

“走了正好，”痕对妻子说，“现在门一响，我就紧张，怕来什么人。来了人我又忍不住吹牛，吹完又后悔。不来人倒好，免得破坏了我的作息时间。”

然而那铁匠却来了。来了便毫不客气地坐下，自己倒茶喝。这个人，仍旧穿着打补丁的裤子，腰上别着砍柴的刀，满脸匪气。

痕不敢先开口，自顾自地编草席。时间一点点挨过，屋里只有他们俩，谁也不理谁。铁匠倒沉得住气，一杯接一杯地喝茶。当两个热水瓶里的水全倒光了时，便站起来，一边出门一边回过头来抛出一句：

“今后要时常来光顾。”

他追出门去，看见铁匠正大踏步地往山里走，心里又一次感到那种说不出的奇怪。对面这座山是一座平平常常的荒山，他在这地方住了十几年了，每天开门就看见。平时，那上面除了打柴的，谁也不会上去，再说除了他，别人也没有这种雅兴。就是常去的他，也每回都小心翼翼的，生怕出事。上个月，要不是想起什么野葛头，他也不会遇见该死的铁匠，铁匠去那里干什么呢？还有，收草席的人去那里干什么呢？他进去之后走得出来吗？想到自己的买卖，痕有些担心起来。

这第一次等待的时间似乎长了些。两个月过去了，秋天已过，初冬的寒意渐渐渗了出来。铁铁没有来光顾，